

美军传奇飞行员眼中的越南战争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二战到越战幸存的普通美国老兵,迫切地想让世人知道他们在战争中的内心感受。

十七岁就取得私人飞机驾驶执照的罗伯特·梅森,因为太想学开直升机,想都没想就报名参加美军的直升机飞行员培训队。他在越南执行了一千多次飞行任务,凭着精湛的飞行技术,在枪林弹雨中活了下来。他的越南战争回忆录《怯鹰》,成为美国持续二十年的畅销书。他一再地说,“我的《怯鹰》要是能在中国内地出版就好了,我很想让人们看看我们当兵的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

“我去越南之前,根本不知道越南的历史。我不知道,法国人用了许多年时间才征服越南。我不知道,我们美国在二战期间支持过胡志明的抗日活动。我不知道,二战后本来已经从殖民地中解放出来的越南又被当时的英国占领军交到法国人手里。我不知道,从二战结束后到1954年,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把法国人赶出去,直到法国人在奠边府惨败。我不知道,按照日内瓦协议,1956年应该在越南举行民主选举,却被美国撤销了,因为当时胡志明十分得人心。我更不知道,我们美国政府支持的是一个腐败的政府。”

“我只知道一个事实,我想飞。世界上我唯一想要飞的是直升机。”梅森说。驾机飞翔,是千千万万青少年的梦想。

越南战争时期,世界的军事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包括第一次大规模地使用直升机作为运动战的主要运输工具。

1965年,美军组建了陆军的第一空骑师,主要由步兵组成,配有两个营的直升机。梅森被分配到第一空骑师229进攻直升机营的B连。梅森吻别了一岁的儿子和配偶,乘上载着直升机的航空母舰,向越南驶去。

梅森坐进了他即将驾驶的直升机,仔细察看,他发现驾驶员座位周围加了装甲保护!这个21岁的小伙子慌了:“我从小就梦想开着直升机去救洪水中的遇难者,搭救漂亮的姑娘,或者悬在树尖上摘苹果。但从此没想到,有人会向我开枪!”

“他们中谁是越共呢”

在岘港以南的归仁和波莱古之间的平溪村以北,美军将建立营地,约有2万美军要驻扎。这地方是“越共”游击队的占领区,第一空骑师要扎在这里,把“越共”清除出去。整个营区还在建设中,包括建直升



美军的直升机为地面部队送来大批补给,这是直升机发明以来最壮观的一张照片。

机机场。

这天午饭后,梅森负责指挥几百名越南民工清理出平地来。排长对他说:“你的任务主要是防止他们捣鬼。”美军已经发现好几次,地面上插了一些削好的树枝,都正好指向他们的迫击炮和机关枪的位置。

那阵,战斗越来越频繁。大家谁也弄不清为什么“越共”总是了解美军的部署,知道他们要飞向哪一个着陆点。这一带有一千多个直升机可以着陆的停机点,但是不论美军选择哪个点,他们总在那儿专程迎候美军,而且常常等到直升机装上步兵后再开枪。

梅森想,“他们是越共吗?这工头是越共吗?”迄今为止,他只听说过“越共”而已,还有夜晚,“越共”在基地附近骚扰的那些声音。

晚上收工时,梅森和中士又最后检查了一次工地,发现地上画有三个明显的箭头,指向营地的沙袋防御工事,还刻有标志,指明范围。

谁是兵?谁是民?谁是敌?谁是友?梅森首次遇到了美国兵在越南始终搞不清的问题。

几个月后,梅森他们的基地已是固若金汤。梅森说:“当东方人的脑袋碰到这么坚固的障碍,他们会用智慧或柔道的方法来穿透障碍。”他清楚地记得他被玩弄的那一次。

连长对他们说,在基地的外边抓了几个俘虏,让他和雷瑟开着直升机去把俘虏带回来。两人飞到了基地的东北角。一个上尉带着两个俘虏过来,两个大约12岁的男孩。这两个孩子在基地附近转来转去,靠得太近了,哨兵就把他们抓了起来。梅森把孩子放在直升机上。雷瑟有点疑问:是不是应该把他们的眼睛蒙上?但上尉否定了:“不,他们只是孩子。”

直升机绕着基地一圈,到了下风去着陆。两个孩子四处张望。坐在门口的孩子拍了另一个孩子一下,指着什么地方,两人大笑。到了牢房,那里关了五六个人。其中一个与孩子们互相打招呼。警卫说:“我们

审问之后,或者放他们回家或者交给南越政府军。对这两个孩子嘛,可能放他们回家。”

后来,梅森忽然觉得被人要了:“越共”连飞机都没有,却对空骑师的基地来了一个免费的空中全面侦察。

那一阵,战斗越来越频繁。大家谁也弄不清为什么“越共”总是了解美军的部署,知道他们要飞向哪一个着陆点。这一带有一千多个直升机可以着陆的停机点,但是不论美军选择哪个点,他们总在那儿专程迎候美军,而且常常等到直升机装上步兵后再开枪。

梅森记得老飞行员纳德讲的一件事:那天纳德和大家一起飞进去,他旁边的武装直升机报告说,看见着陆点上有一根铁丝或绳子,一直拉着穿过整个着陆点。武装直升机向着陆点的中心发射了一枚火箭,打断了铁丝。突然,一根巨大的柱子,有一棵树那么高,像一支巨大的箭从着陆点的这头射到那头。呼……简直不敢相信!

“我见到最勇敢的人”

梅森见到的真正活着的“越共”不多,但有一次,他看得一清二楚。这天,据情报报告,大约有一个连的越南人正从欢乐谷向海边的布桑谷进发。于是一个营的兵力出动了。十六架直升机,加上武装直升机做掩护,分成了三路,准备包围“越共”的一连人。

飞到了目的地。梅森望去,这里既没有树也没有山沟,干干净净的一片干涸稻田,一个连的“越共”怎能藏在这儿?当梅森飞到了100英尺高,离一棵树一英里的时候,他看到两个人在拼命地向这棵孤零零的树跑去。这时,全连的30挺机枪在追着他们。他看见子弹打得沙土在两人的脚下到处开花。一个人的枪掉了,转身来捡枪。当他摸到枪时,他脚下的沙土沸腾了,他倒在了子弹的混乱中。

当梅森飞到了100英尺高,离一棵树一英里的时候,他看到两个人在拼命地向这棵孤零零的树跑去。这时,全连的30挺机枪在追着他们。他看见子弹打得沙土在两人的脚下到处开花。一个人的枪掉了,转身来捡枪。当他摸到枪时,他脚下的沙土沸腾了,他倒在了子弹的混乱中。

另一个人还在逃。直升机

围住他,更多的机枪加入了,嗒……嗒……梅森惊奇地看着子弹绕着逃跑的人转。明明知道他听不见,梅森大喊着:“投降吧!投降!你他妈的!”

在这个人的概念中,显然没有投降这个词。只见他扎进了唯一的隐蔽处,沙土上一个浅浅的坑。空中所有的机枪子弹在把他周围的土地化成粉末。这个人打了一个滚,翻过身用他的枪向天上瞄准,对准天上这黑压压的一片,瞄准整个空骑营,对准所有怒吼的机关枪。在他被打成碎片之前,他大概只打出了三发子弹。梅森后来说:“他是我见到最勇敢的一个人!”

那次任务是什么呢?一个空骑营对两个“越共”。梅森说,搞情报的人肯定把地图看反了。

“子弹飞向人群”

战事又吃紧了。空骑师、海军陆战队、海军和南越军队计划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

这天的进攻任务是扫清一个着陆点,着陆点的代号是“狗”。海军已经炸了一阵,陆军火炮又轰了一通,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十里外的海滩登陆了,空骑师的任务是用一百架直升机带步兵进攻,占领阵地。

一百架直升机组队飞行,犹如高速公路上连绵不断的一片汽车。下面的村庄像稻田组成的海洋中的各个岛屿。

梅森看见一个村里有五十多人站在那里,手搭在额上遮住阳光向上观看。地面上有人向他们开枪,几架直升机报告中弹了。梅森只看见女人、孩子和男人在观看直升机游行,看不见什么武器。当机群飞过下一个村庄时,更多的飞机中弹了。机群仍然分散地慢速低空飞行。就在前面飞机中弹的同时,梅森看到了地面的机枪。

在人群、水牛、茅屋、椰子树聚拢在一起的中心,梅森看见了一股白烟,接着看到了枪手,在一群看上去紧紧地靠在一起的人群中间,拿着机关枪向美军们互相打招呼。警卫说:“我们

的机群射击。

“打在周围的地面上,把周围人吓走。”梅森命令道。

路本斯基是全连最准确的机枪手,他开火了。这些观众在村边,正好在机群的必经之路右边100米开外。子弹飞向人群,在稻田里面溅起浑浊的水花。“越共”的机枪手正聚精会神地瞄准前面一架直升机射击。梅森焦急地期望这些黑汗衫们、草帽们,还有儿童们,赶快散开,暴露出枪手。

当子弹离他们只有50米的时候,梅森明白了,他们不会离开的。子弹扫过去了,那个枪手倒在地上,十几个人像保龄球瓶子那样倒在他的周围。

那情景一次次地在梅森脑中重演,人们的脸看得清清楚楚。一个老人在嚼槟榔,当弹雨淋下来的时候,他无力地点着头。一个孩子转身要跑,子弹把他吞没了。一个女人对着孩子尖叫着,接着也倒下了。

这一路上,20架直升机受伤,5架坠毁。机群又回来拉了一趟步兵。到晚上,代号“狗”的着陆点已成为美军的前哨。

梅森和雷瑟一天下午运送给养,无意中在无线电中听到这样一段对话:一个代号为“黑色六号”的军官,在命令一架武装直升机打一个什么目标。他们用机关枪打,不行,机关枪打在目标的头上也没用。梅森和雷瑟听不明白,不知道什么敌人这么顽强。接着,“黑色六号”命令,用火箭炮打。这下打中了,打中了两个。下面的命令是:着陆,把象牙拿出来。

据说,象牙被运到师部去了。

“机组长拔出了手枪”

梅森调离了空骑师,来到新的连队,生活显得轻松一些,但空骑师600多小时的紧张飞行已经摧残了他。梅森开始出现幻觉,头晕,半夜惊醒。

自从离开空骑师,梅森觉得自己从激战中退休了。但战场上一件又一件事情,弄得他对这场战争的疑团越来越大。

连里有人说,一个南越士兵在着陆点下了直升机以后,转过头来向他开枪。梅森以前也听说过。这天,他带上了八名南越士兵去增援,这些人看来神经很紧张,勉强地上了飞机。12架直升机带着南越士兵起飞,一会儿就到了。

小小的着陆点每次只能停两架直升机,梅森在盘旋等待的当儿,听到地面上“越共”队伍进攻了。轮到他着陆,光秃秃的着陆点离“越共”只有一百米左右。“越共”的火力非常猛烈,他等着南越士兵赶快下去。

好像一个小时了,梅森还没有听到机组长的报告。他回头一看,机组长在强迫一个南越士兵下机,其他几个南越士兵睁着大眼睛坐在那里等着梅森起飞。这时,梅森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一颗子弹打在直

升机的外面。机组长拔出了手枪,眼睛冒着杀机。当这些南越士兵明白机组长要准备杀死他们后,他们跳了下去。

梅森瞥了一眼,看看有人掩护没有。没有,没有任何人开枪,所有的南越士兵都趴在墙后面,没有一支枪在射击。

梅森不得不问自己一些问题:“如果南越军队和当地越南人对这场战争漠不关心,我们在哪里打什么?”

“双料的失败者”

转眼之间,梅森服满一年的兵役,终于活着拿到了回国的命令。他离开了战场,但战场没有离开他。他身高1.78米,参军的时候体重140磅,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110磅。他的妻子贝森丝说:“我搂抱着的是一把骨头。”2岁的儿子胆怯地看着他。他每夜惊跳起来,把贝森丝吓得哆哆嗦嗦。

梅森成了一名美军直升机教导员。而夜间成了他的地狱,最终发展成晕眩和幻觉。梅森被迫告别心爱的蓝天,回到大学,学习摄影。看到学生们反对越战的示威,梅森觉得自己是个双料的失败者:“现在我才知道去了越南是多么愚蠢。”

梅森靠喝酒来帮助睡眠。他被确诊为神经紧张引起的战后精神创伤综合征。九个月后,梅森离开了大学,尝试过了各种工作,但没有任何工作他可以长久做下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连有几个统计都指出,美国士兵回国后自杀的数字比在战场上打死的还要多。

梅森开始写作。但因缺钱用,他经常无故发怒。他说:“你知道走投无路的人干什么吗?我告诉你,1981年1月我因走私大麻被判了五年徒刑。”

梅森的回忆录《怯鹰》出版了。他星期三上了电视节目,星期五就进了联邦监狱。入狱之前,贝森丝问他,你想对公众说什么?梅森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犯罪的,但我冒了这个险。我觉得就像在越南执行任务一样,我知道这是件坏事,但我坚持到底了。”

梅森出狱一年多以后,监狱当局又把他恭恭敬敬地请了回去。狱中有一些越战老兵,罪行比梅森要重。监狱当局想让他与这些老兵谈谈。

无论在他的书里,还是在与我(本书作者)的谈话时,梅森闭口不谈他的战绩。我不得不追问梅森:“你一共得了多少奖章?”他不假思索地说:“没有。”贝森丝插进来:“他得了22枚空军奖章。”

2006年秋天一次晚餐时,餐厅主人听了梅森的故事,恭敬地说:“谢谢你,为我们国家服务。”我们离开时,梅森叹息道:“大多数美国人以为我们在越南为自由而战,他们不知道我们在那里都干了些什么。”

摘自《美国兵眼中的战争》

新荣御 诚征房源 13505165141
红旗新村 5F 64m² 70万 / 产成小区 83190565
成贤街 3/3F68m² 66.8万 / 产商 北小区 83190565
珠江路 5F 42m² 42万 / 产商 金陵新三村 83190565
5/F 43.5m² 42万 / 产商 上海路 83190565
热河路 400m² 11万 81765397

聚众

诚聘业务员底薪 + 提成 58817269

福建路中南园 81m² 21/25 79万 丽康新寓
南景观房 66869433

江北专版

天润城 94m² 2/6 42.2万 南
浦东村 117m² 4/11 51.8万 双

五所村旁 42m² 26.32 1万简装全明
可作二室 66869433

扇骨营

明发滨江新城 113m² 3/11 41.8万
南采光佳 52950287

南堡新寓 96m² 77/62 万 景明佳园
南北 66869433

新和园

明发滨江新城 83.11m² 3/11 41.8万
南北 交便 52950287

虎距路 123m² 4/19 120万 豪
装三室全明 66869433

山西路

天润城 93.94m² 1/19 40.2万 双
南采光好 52950287

三所村 44+15m² 1/5 33 万
价低急售 66869433

润富花园

宁港一村 50m² 4/5 21万 新装
毛坯不含税 52950287

丹风街 50.1m² 4/6 44.8万 南

福建路

威尼斯水城 103m² 6/9 50 万景装
南北 66869433

佳盛花园 66.57m² 6/9 9300 1m² 双

镇江路

威尼斯水城 58.57m² 6/9 9300 1m² 双

新民村 50m² 4/7 40.5 万 95 简装精

狗耳巷

威尼斯水城 112m² 3/11 49 万双

沿西街 48m² 4/6 63.2 万双

天润城

威尼斯水城 102m² 5/9 47 万 双

滨江新寓 48.5m² 7/7 40 万

江岸水城

威尼斯水城 100.63m² 3/6 48 万精装送

滨江新寓 51m² 5/7 36.8 万南北

玫瑰花园

威尼斯水城 10m² 地下室 5